

1

母亲走了——两年前的祭灶日，在人们过小年的爆竹声中去另一个世界，和父亲团聚了。她走得平静而突然。——平静得一如她平凡却辛劳的一生；突然得令人始料不及，更措手不及。

两天前，她患了感冒。请附近的医生来家挂瓶点滴，咳嗽止住了。隔日吃早饭时，妻给她送汤，突然喊我：“老太太怎么又烧起来了？还是到市医院找个熟识的大夫瞧瞧，看看是不是需要住院吧，别出意外呀！”我急急来到母亲的房间，见她似睡非睡，脸上泛着微微的笑，便说：“嚷什么？咱妈不是好好的吗？”可摸摸她的额头，的确热得发烫。我蓦地一惊，匆匆叫辆车，找大夫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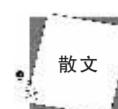
万万没料到，当领着大夫回到家，母亲已经停止了呼吸；前后不足两个小时，那慈祥的笑竟定格成了永远的遗容。

我的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。

看来，母亲是夜间添病了。难道没有痛苦？我们就住在隔壁，怎么没听见呻吟呢？仔细想想，怨我太大意了。其实，老人早把自己的凶信告诉了我。

母亲享年93岁，辞世的前一年，脑子时清时混，有几天竟然一点也不糊涂，把我唤到床前，郑重地叮嘱后事：“我是熟透的瓜了，哪天有个三好两歹，可不要慌着送医院，咱家不宽绰，花不起冤枉钱。你妹妹和妹夫都孝顺得很，不到万不得已，别惊动他们，省得他们从北京到周口，千里迢迢地来回跑。爹娘总不能跟一辈子，要是我走了，你和妹妹万莫傻哭，你们都50多了，得学会照护身子……”现在，她果真没给我们丢下“花冤枉钱”的机会。莫非母亲当时就已感知自己的大限将至，早有预谋？那样的话，她走时神志也一定十分清醒了，一定怕拖累儿女，怕我们交那昂贵的医疗费，才忍住病痛，悄悄地离开了人间。

春蚕到死，蜡炬成灰。恐怕只有母亲，方能够抵达这大爱的至境：直



散文

# 母亲二三事

■姚化勤

到生命的尽头，仍然一心为儿女着想。

我的泪再次夺眶而出。伴着泪水，母亲的往事也点点滴滴，一件一件地涌上了心头。

2

最难忘母亲的一叠新钞票。

那是3年前的事了。吃过晚饭，正要出去散步，母亲喊住了我，问：“你说孙儿媳妇要来看我，啥时候呀？”

听了我的回答，母亲的脸上开心出了一朵老菊花。能不高兴吗？孩子是她和父亲一手带大的啊！回忆当年，我和妻抓住恢复高考的机会，分别考学走了。家里的一摊子全扔给了父母。两位年逾六旬的老人，既要种责任田，又要带3个淘气包娃娃——大孩刚进学前班，小三正蹒跚学步——劳苦的状况可想而知。虽然焦麦炸豆的季节，我和妻会请假回家干一阵子，可往往不等收割结束，返校的时间便到了，大多的农活只有留给二老了。实在忙不过来，他们就推着自制的婴儿车下田，哄睡孩子拿起镰，没明没夜地连轴转。

千辛万难，总算挺过来了。如今，不但我和妻有了稳定的工作，孩子们也先后考上了研究生，老大还处了个博士生对象，马上要领回家来。母亲的那个乐啊！简直合不拢嘴了：一忽儿问博士的学问有多大，一忽儿自言自语：博士就是举人吧？进士吧？一忽儿又严肃认真地告诫我：“孙儿媳妇是头次认家门，咱可不能小家子气，按规矩得送个大见面礼呢。”说着，从枕下摸出个手绢来，一

层层打开，里面露出叠崭新的钞票……

那一刻，我的手僵住了，心里百感交集，说不出是激动还是愧疚。

哦，母亲，我的母亲！您为儿子付出了多少血汗？直累得过早地弯下了腰。弯下的腰却拱成了一座桥，驮了儿子驮孙子，驮着我们一个个走向生活的彼岸。应该“乌鸦反哺”了，可惜儿子无能，总不能让您过上富庶的日子。而您从没半句怨言，还把妹妹平常给您的零花钱攒起来，现在又要一把交给我……

母亲对儿子才叫一心一意，真是“只讲奉献，不求索取”啊！

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呢？

3

又忆起了母亲买的烤红薯。

尽管回报母亲的很少——少到仅剩下了一日三餐、粗衣淡饭。可母亲总爱向人夸我孝顺：“俺孩子不忘本，在外吃顿饭，也要给俺捎个包哩。”“俺孩子惦着娘哩，拉着俺跑遍周口看风景。”……直夸得我眼睛湿润的想哭。

母亲，其实您知道，那“包”儿只是我偶尔赴宴，给您带回的他人筷下的剩菜；那拉您的三轮车颠簸簸，且蜗牛爬行般地缓慢；在一个小轿车成为成功人士代步工具的时代，它只能象征着落伍和贫寒，甚至贫贱啊！然而，您不嫌弃儿子窝囊，您知足。知足的您越发地疼我了。

一次咱们逛公园回来，可能贪喝汽水作祟吧？我闹起了肚子。妻不在家。拉净泻完后，我懒懒地躺在床上，迷糊睡着了。一觉醒来，听见了厨房的响动声，走进一看，不禁吃了

一惊：只见母亲正摸摸索索地烧稀饭。啥时买的烤红薯呢？卧在灶台上，飘着诱人的香味儿。

“咋，不认得娘了？硬汉子撑不住三泡稀屎，乏力哩。吃红薯能补哩……”

我鼻子一酸，儿哪能不认识您呢？不认识的是您的行动。咱家住在6层楼的顶层，一上一下，需要爬近百阶楼梯。您一个80多岁的老人，平时走路，尚且颤颤巍巍，这上上下下，即使扶着栏杆，恐怕也不比年轻人攀登悬崖安全吧？万一有个闪失……儿的那点病算得了什么？何况已经止住了，要不，也无法入睡呀。而您竟然为儿子冒那么大的风险！

但我一句话也没说。我感到任何语言都是多余的。因为在母亲的眼里，儿子就是她的生命——不！比生命还要金贵。记得7岁那年，赶上大跃进造成的大粮荒，父亲被派到花园口筑黄河大堤去了，母亲领着我们兄妹在死亡线上挣扎。多少个夜晚，饥肠辘辘熬不住的时候，母亲从田间归来了，不知怎么搞到块红薯，连忙烧汤给我们吃。她自己则往往只喝点稀水，后来饿得浑身浮肿，差点儿丧命。

我的母亲是为儿女甘愿牺牲一切、包括生命的人。

“世上只有妈妈好，有妈的孩子像块宝……”母亲的爱真诚无私，且始终如一，从小到老，都会把你当作宝啊！

4

耳畔再次响起母亲的絮叨声：“要添家具吗？给你妹言一声，让她帮衬些。供孩子念书，穷点，不丑，娘心里也踏实。可不敢捞摸人家的东西……”

西，烫手哩……”

原来，刚刚有位书法家找上门来，要我代他写篇怀念老师的文章。进屋落座后，他很是感慨了一番：“没想到，总编家还如此清贫！过去，总觉得搞新闻容易富起来，为哪家写篇稿子不挣几个钱呢？”我不愿他对我留下“穷”的印象，毕竟那不是件好事。何况孩子们即将毕业，面临着订婚呢！于是，我接过话茬，有口无心地应声道：“是的，是的，我打算马上更新电视机，再弄套真皮沙发……”

肯定母亲在隔壁听见了。大概在她的心目中，哪怕出外被人呼伯喊爷了，我仍然是个需要关心、需要提醒的孩子。这绝非不信任。老实讲，打从成为“公家人”之日起，母亲就把我当作家里的主心骨了，凡事总要我先拿个主意。她相信儿子的意见没错儿，更相信儿子不会出格犯规，让她落骂名；不过，心不由己，关键时刻，照样要教导我一番。等客人一走，她就开始对我耳提面命了，也不觉絮叨，反反复复，不知一连说了几天多少遍。

母亲是个普通的乡村妇女，当然没读过“君子喻于义，小人喻于利”的圣训，不会吟“不使人间造孽钱”的诗句，但朝夕相处中，我分明感到她尚德明理，处事并不比某些满腹经纶者逊色。正是在父母的熏陶下，我们兄妹认认真真地做人，虽然不曾建立什么功业，但起碼心地善良，手脚干净，没给前辈脸上抹黑。尤其妹妹，工作理想，家庭幸福，成为家乡亲友们人人羡慕、称道的孝女贤媳。或许，正由于此吧，母亲无牵无挂，放心地离开了我们。

母亲走了。走得安详、坦然，走成了一句名诗：悄悄地离去，不带走一片云彩。

不愿带走儿女分文东西的母亲，却带走了我们无尽的思念。母亲，您可知道，在您走了两周年的忌日，您的儿子、媳妇、女儿、女婿、孙子、孙女、外甥们聚集京城，遥望着故乡您和父亲合葬的方向，泪流满面……



小说

# 好妻是福

■梁守德

见证巨变 见证辉煌

——庆祝周口撤地设市10周年

暨周口日报创刊20周年征文启事

2000年——2010年，撤地设市的周口走过了10年的辉煌历程。10年风雨兼程，10年春华秋实，10年追赶跨越，周口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业绩。

在这千万人民值得庆祝的日子里，周口日报也将迎来20华诞。20年来，尤其是撤地设市10年来，肩负市委机关报职责的周口日报紧跟社会发展的步伐，在不断前进的奋斗历程中迅速成长。

见证着周口巨变，见证着周口报业的发展。我们有太多的激情在胸中汹涌，有太多的赞歌要从心中飞扬。为此，我们特在全市开展庆祝周口撤地设市10周年暨周口日报创刊20周年征文活动，以互动的方式吸引读者参与到庆祝活动中来。征稿中的优秀作品，将分别在周口日报和周口晚报副刊上刊登。

**一、征文主题：**高扬时代主旋律，讴歌周口撤地设市10年来的建设成就，讲述10年来的亲历、亲见、亲闻的动人故事和深切感悟；回顾与周口日报共同成长的历程，讲述那一段段动人的往事，一起品味那份感动与温馨。

**二、征文要求：**1. 应征作品须紧扣主题，以自身的视角记事、写人、抒怀，情感真挚动人，内容健康向上，注重文学品位；2. 征文分诗歌、散文、报告文学、书画、摄影作品等。

**三、征文时间：**从即日起至7月30日。投稿地址：周口日报文化生活编辑部（电话：0394-8599507；电子信箱：zkrb@zhld.com）和周口晚报专副刊中心（电话：0394-8599317；电子信箱：zkwbckzw@126.com），投纸质稿件者须另投电子邮件1份。投寄周口日报文化生活编辑部的稿件注明“见证·感受”字样，投寄周口晚报专副刊中心的稿件注明“我看这十年”（关于庆祝周口撤地设市10周年的稿件），“我与周口日报同行”（关于庆祝周口日报创刊20周年的稿件）。来稿请写明作者真实姓名、通讯地址、电话号码。

热忱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积极投稿！

周口日报社  
2010年4月2日

有一天晚上，我被检察院秘密传讯。同事获得消息迅速告诉我的妻子，让她托关系“紧急抢救”。事后听同事说，当时妻子并不在乎，笑笑说：“怎么抓的，他们会怎么放。”

然后跟往常一样，吃饭、看电视、睡大觉，根本没往心里去。其实，她了解我，更了解她自己。

我是个小官，手里有一点小实权，经常给人搞点小服务，办点小实事。天长日久，有些事办得顺，有些事办得不顺。社会上有风气，就算事办得很顺，人家心里也不踏实，非得请个小酒答谢你才放心。如果办得不顺，就要送礼了。

我也是这样。开始人家送点小酒什么的，我是党员也是人，平生无所爱，就爱杯中物，喜欢喝点小酒，一般人拒绝，特别熟的就收下了，避免让人下不了台。

妻子却说：“吃人家的嘴短，拿人家的手软，世上没有白要的东西。”就坚持给人“回礼”，而且不可动摇。开始是回一些老家捎来的土特产，土特产回完了，就把张三的回给李四，李四的再回给王五，倒来倒去，我家东西没有多，也没有少。

社会都发展了，送的礼也重了。有一次，一个朋友到我家玩，临走了一趟卧室。妻子却说：“明天？这么多钱明天送回去，今晚还让我睡不睡觉？”

她让我立即给老板打电话。我说这么晚了，打扰人家不好。她不听，要了老板的电话号码自己打了过去，让他必须马上回来。

那位老板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已经睡了，有事，明天再说。”

“不行！”妻子拽着我，拿了钱冲出门。

当时是腊月天气，天寒地冻，西北风飕飕地刮，一出门浑身打哆嗦。我没想到的是，她竟会站在大街的十字路口，手拿电话说：“这位老板，我就站在大街上等你，你不回来，今晚我就不回家……”

她不再说话，就那么倔强地站着。寒风吹得她浑身发抖，牙齿咔咔响，腿肚子连连发颤，却没有一点动摇。我劝她先回家，我保证明天还给那位老板。

她不动，就那么在寒风里站着。

她的坚持让我心疼，更让我感动，我从她手里拿过电话，跟老板说：“再不回来，要出人命了！”

那位老板无奈，只好开车回来把钱如数取走。

回家后妻子说：“钱多咬人。没听说过吗？一请就到，一给就捞，一查就倒。咱不做

那样的人。你是公务员，国家每年给你两三万，心情好好的，身体棒棒的，多活十年就有了。得了不义之财，早晚跑不了，一旦出事，什么都完了……”

正是如此，那天晚上被检察院传讯，如果我心里有鬼，肯定在劫难逃，但我没有，因为我家的“监督官”让我清清白白。那次检察院传唤我，不过是调查一件与我有关的行政案件。我如实做了回答，就顺利回家了。

我回家发现，妻子睡得很香。

她人朴实，道理讲得也朴实。不过，看看那些落水的贪官，上至大省长下至小官僚，很多都是贪财的女人惹的祸。而她，用她朴实的做法和道理，保护着我一生的平安。

有这样的妻，是福。

